

《列子·汤问》“皇子”补说

葛 刚 岩

《列子·汤问篇》第十七章云：

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献鍬鍬之剑，火浣之布。其剑长尺有咫，练钢赤刃；用之切玉如切泥焉。火浣之布，浣之必投于火；布则火色，垢则布色；出火而振之，皓然疑乎雪。皇子以为无此物，传之者妄。萧叔曰：“皇子果于自信，果于诬理哉！”^①

引文中“皇子”的身份，历来存有争议：一种认为“皇子”是泛称词，可理解为太子或王子，具体是指魏文帝曹丕（简称“文帝说”）；另一种认为“皇子”是具体人名，非指魏文帝曹丕（简称“否定说”）。

“文帝说”的提出始于清代，最早见于《癸巳存稿》。俞正燮认为《汤问篇》中所记应是魏文帝之事，并将其作为《列子》晚出的重要依据：“《列子》，晋人王浮、葛洪以后书也。以《仲尼篇》言圣者，《汤问篇》言火浣布知之。”^②之后，何治运、光聪谐、马叙伦、刘汝霖、杨伯峻、严北溟等先贤皆认同此说。

较早对“文帝说”提出质疑的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，他在《列子冤词》一文中认为“文帝说”只是研究者个人想象而已，不可信从^③。岑仲勉、马达等研究者亦赞同此说。马达进一步推测皇子“应是与列子同时或略早于列子的人，也就是皇子应是春秋末或战国时人。”^④陈广忠虽然反对“文帝说”，但也将“皇子”视作泛称词，“指周穆王的儿子”。

主张“文帝说”的研究者不仅人多势众，而且所论有一定的材料作依据。持“否定说”的研究者，到目前为止只有武内义雄、岑仲勉、马达等人，他们虽然对“文帝说”提出了一些质疑，但没有对“皇子”以及对其责难的“萧叔”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，因而显得说服力不足。两相比较，“文帝说”目前占有绝对性优势，几成定论。那么，《汤问篇》中的“皇子”是否真的就是魏文帝曹丕呢？如果不是，他又是谁呢？今就这些问题，试作新考。

①杨伯峻：《列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。

②俞正燮：《癸巳存稿》卷十“火浣布说”条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。

③[日]武内义雄：《列子冤词》：“马教授（马叙伦）疑《列子》之理由，大约归于此之十六款。……十二、《汤问篇》，有记皇子不信火浣布事，魏文帝著论，疑火浣布之存在，谅因此思想而作。……第十二不过马教授之想像。”

④马达：《〈列子〉真伪考辨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。

一、“文帝说”的几处疑点

追索“文帝说”的提出,大概依据了以下几条材料。

(一)《三国志》卷四中记载:“(景初三年)二月,西域重译献火浣布,诏大将军、太尉临试以示百寮。”裴松之注引《搜神记》曰:

昆仑之墟,有炎火之山,山上有鸟兽草木,皆生于炎火之中,故有火浣布,非此山草木之皮泉,则其鸟兽之毛也。汉世西域旧献此布,中间久绝;至魏初时,人疑其无有。文帝以为火性酷烈,无含生之气,著之《典论》,明其不然之事,绝智者之听。及明帝立,诏三公曰:“先帝昔著《典论》,不朽之格言,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,与石经并,以永示来世。”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,于是刊灭此论,而天下笑之。

(二)《抱朴子内篇·论仙》云:

魏文帝穷览洽闻,自呼于物无所不经,谓天下无切玉之刀,火浣之布,及著《典论》,尝据言此事。其间未期,二物毕至。帝乃叹息,遽毁斯论。^①

以上材料与《列子·汤问篇》所记,确实有相似之处,即魏文帝与皇子皆不信有火浣之布、锟铻之剑,都认为那是虚妄之说,不然之事。虽然如此,“文帝说”仍有可疑之处。

第一,干宝《搜神记》中仅记载不信“火浣布”一物,没有提及“锟铻剑”。葛洪《抱朴子》则记为“魏文帝谓天下无切玉之刀,火浣之布”,由不信一物,增为二物,与《列子·汤问篇》所记已经比较接近。清代以降,研究者便直接依据《魏书》和《抱朴子》,认定“皇子”即是魏文帝曹丕。将这些材料前后联系起来看,不免给人一种渐传渐似,由似即是的感觉。

第二,从古代的典章制度看,“皇子”这一称呼只能用于皇帝的儿子。其他诸侯王之子可以称呼为王子或太子,但不能称呼为“皇太子”或“皇子”。曹魏政权取代刘氏王朝之后,才追谥曹操为魏武帝,但曹操生前从未登基称帝,所以曹丕的身份只能是王太子或王子,而不能是“皇太子”和“皇子”。从魏晋人的著作记载来看,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,曹丕称帝之前也多称魏太子,但从来不称“皇子”。对此,主张“文帝说”的刘汝霖解释说:“由太子或王子的名字转为皇子,补《列子》的人,误把皇子认作人名,所以把这段采入。”这一解释过于勉强,说服力不足。

第三,在《列子·汤问篇》中,对于皇子不信周穆王时有火浣布一事,萧叔批评说“皇子果于自信,果于诬理哉!”文中的“萧叔”,严北溟注释说:“当为与魏文帝曹丕同时代的人。”^②并在《列子译注》中将该人确定为当时的一位大臣。如果文中的皇子真是魏文帝曹丕的话,那么敢以如此严厉口气批评他的,或如严北溟所云,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,或为曹丕身边的近臣。而这样的人,

①王明: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②严北溟、严捷:《列子译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。

魏晋史志中应有所记载,至少会提及。但是,检对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等相关史志,我们找不到“萧叔”其人,这是不符合常理的。

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发现,“文帝说”的主要依据是魏晋时期的文献中记载曹丕不信“火浣布”一事,但要將《汤问篇》中的“皇子”认定为魏文帝,又确实存在难以解释的疑问。

二、“皇子”、“萧叔”考

查对古籍,我们发现先秦时期不仅有皇子与萧叔,而且二人生活于同一时代,活动地域也比较接近。

先看皇子其人。《尔雅疏》引《尸子·广泽篇》云:

墨子贵兼,孔子贵公,皇子贵衷,田子贵均,列子贵虚,料子贵别,圉其学之相非也,数世矣而已,皆弇于私也。^①

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:“叔向曰:‘楚辟,我衷,若何效辟?’”杜预注云:“辟,邪也。衷,正也。”^②衷,为正当、纯正之意,与邪相对。《宋本广韵》解释相同,“衷:善也,正也,中也。”^③“皇子贵衷”说明皇子的主导思想是主正去邪的,这与齐国贤士皇子告敖的思想言论相吻合。《庄子·达生篇》记载:

桓公田于泽,管仲御,见鬼焉。公抚管仲之手曰:“仲父何见?”对曰:“臣无所见。”公反,谗诒为病,数日不出。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:“公则自伤,鬼恶能伤公!夫忿滯之气,散而不反,则为不足;上而不下,则使人善怒;下而不上,则使人善忘;不上不下,中身当心,则为病。”桓公曰:“然则有鬼乎?”曰:“有。沉有履,灶有髻。户内之烦壤,雷霆处之;东北方之下者,倍阿鲑蜺跃之;西北方之下者,则洸阳处之。水有罔象,丘有峩,山有夔,野有彷徨,泽有委蛇。”公曰:“请问,委蛇之状何如?”皇子曰:“委蛇,其大如毂,其长如辕,紫衣而朱冠。其为物也,恶闻雷车之声,则捧其首而立。见之者殆乎霸。”桓公粲然而笑曰:“此寡人之所见者也。”于是正衣冠与之坐,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^④

在皇子看来,鬼神妖孽都是由于人们自己心神不守,见到“未尝见者”之后胡乱妄想所致,其根本皆源于心知。相信鬼神,敬畏鬼神,先秦时期,成为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一种普遍认识。皇子能够特立独行,主正去邪,自然会成为当时反对虚妄邪说的一面旗帜,所以《广泽篇》在总结诸子哲学特点时,重点突出了皇子的“贵衷”思想。

再看“萧叔”其人。

《左传·庄公十二年》:“秋,宋万弑闵公于蒙泽。遇仇牧于门,批而杀之。遇

①邢昺:《尔雅疏》,《四部丛刊》续编,1929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。

②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四十三,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③陈彭年:《宋本广韵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巾箱本。

④郭庆藩:《庄子集释》,中华书局,1961年,。

大宰督于东宫之西，又杀之。立子游，群公子奔萧，公子御说奔亳，南宫牛、猛获帅师围亳。冬十月，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，以曹师伐之，杀南宫牛于师，杀子游于宋，立桓公。”杜预注曰“叔，萧大夫名。”孔颖达疏曰：“卿大夫采邑之长则谓之宰，公邑之长则曰大夫。此则是宋萧邑大夫也。以此年有功，宋人以萧邑别封其人为附庸。二十三年《经》书：‘萧叔朝公。’附庸例称名，故杜以叔为名。”^①《春秋·庄公二十三年》又记载，二十三年夏，“公及齐侯遇于谷，萧叔朝公。”杜预注：“萧，附庸国。叔，名。”孔颖达疏曰：“无爵而称朝，知是附庸国也。邾仪父贵之，乃书字。此无所贵，知叔为名也。”^②

根据以上材料，可以大致看出萧叔的身份：宋大夫，名叔。也有人认为，萧叔，字叔，名大心^③。因平定宋内乱有功而被封，采邑于萧，属于宋的附庸国。鲁庄公二十三年，曾经在谷朝见过鲁庄公。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也记有萧叔大心，列在中中，生活时代与管仲相近。

我们认为该人是《列子》中与皇子对话的“萧叔”，有两个证据：第一，从生活时代看。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，齐桓公在执政七年（公元前679）会诸侯于甄，“于是始霸”。《庄子·达生篇》记皇子告敖问病于桓公时，桓公尚未称霸，则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79年以前。《春秋左传》中两次提及萧叔，一次是鲁庄公十二年（前682年），一次是鲁庄公二十三年（前671年）。看来皇子告敖与萧叔是同一时代的人。第二，从活动地域看，宋国在齐、鲁的西南面，彼此接壤。萧国又在宋的东部，《张氏春秋集注》：注曰：“萧，今徐州萧县。”^④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“徐州萧县，古萧叔之国，春秋时为宋附庸”^⑤。该国东部靠近齐、鲁，公元前671年萧叔朝见鲁庄公的谷，即为齐地，胡安国注曰：“谷，齐地。萧叔，附庸之君也。”^⑥从地域上说，萧叔与皇子告敖是有条件对话的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我们大致有以下认识：《列子》“皇子”是齐桓公时期的人，“姓皇子，字告敖，齐之贤人也”^⑦，与宋大夫萧叔生活于同一时代。以上看法，俞樾先生曾有过提及，“《广韵·六止》‘子’字注：‘复姓十一[氏]，《庄子》有皇子告敖。’则以皇子为复姓。《列子·汤问篇》末载锟铻剑火浣布事，云皇子以为无此物，殆即其人也”^⑧，只是未做深考，也没有得到学人的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武汉大学文学院

①②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八、卷九。

③齐召南《春秋左氏传注疏考证》卷九：“十二年，《传》：萧叔大心。似此人字叔，名大心也。杜以附庸之君例称名，故以叔为名耳。”

④张洽：《张氏春秋集注》卷三，台湾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司马迁：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。

⑥秦蕙田：《五礼通考》卷二百二十八，台湾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⑦王叔之：《庄子义疏》，郭庆藩《庄子集释·达生篇》注引。《元和姓纂》亦将“皇子”视为复姓。又司马彪《庄子注》将“皇子告敖”解为“皇姓，告敖字，齐之贤士也”，可备一说。

⑧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·达生篇》注引。